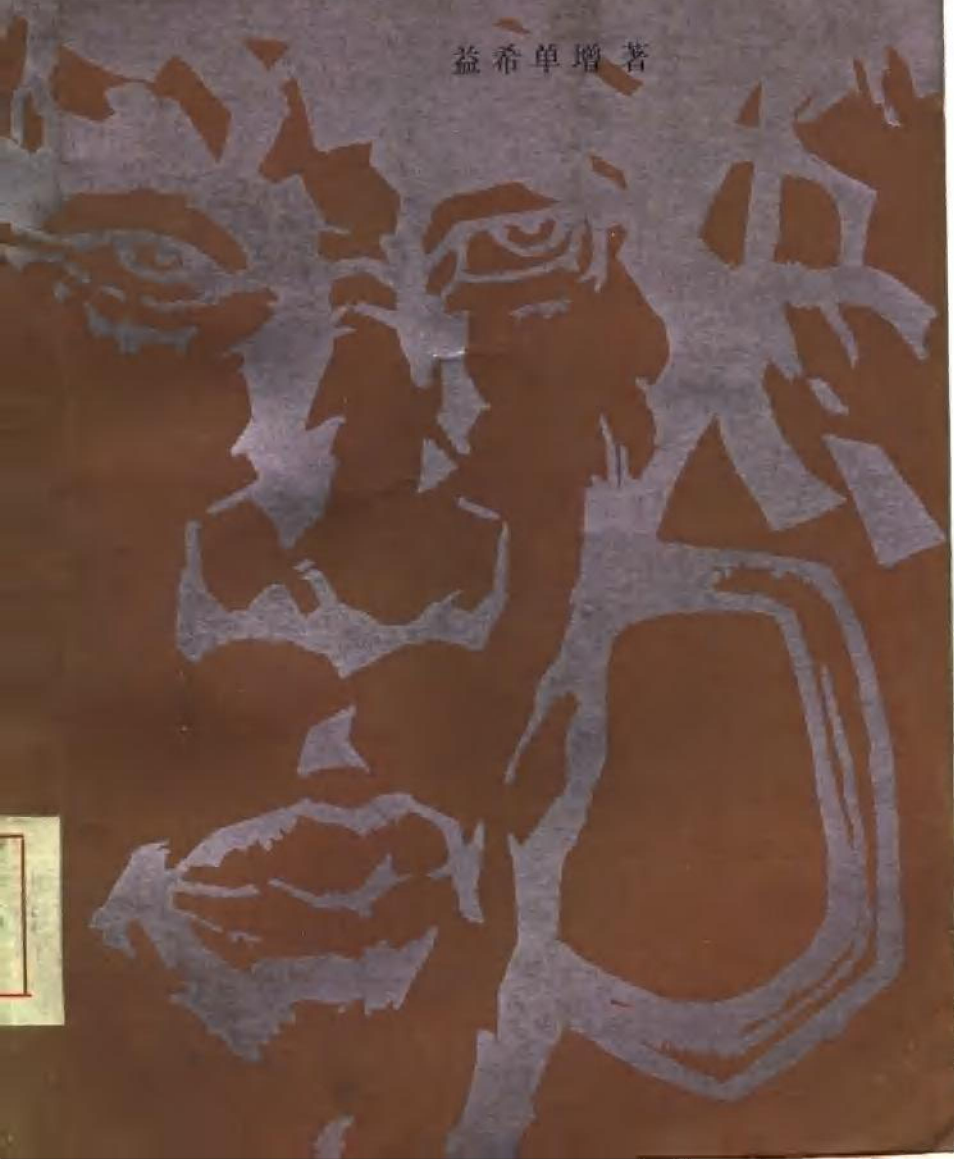


迷茫的大地

益希单增 著



迷茫的大地

益希单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沉寂的西藏高原响起解放的枪声，醉心于西藏“独立”的才旺曲珍夫人从国外回到了她的庄园开麦镇……

小说通过早年丧夫、膝下无子的贵夫人收养青年牧民丹达为义子，做为她事业的继承人，以及丹达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最后背弃贵夫人的故事，展现了西藏贵族华丽的生活和内部的斗争，揭示出解放西藏、统一祖国的历史必然性。小说既写了贵夫人同解放军错综复杂的斗争、贵夫人与丹达微妙的感情冲突，又写了丹达和姆弟巴桑特殊的爱情，情节曲折，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刘会军 谢明清

迷茫的大地

Mimang De Dad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2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3}{4}$ 插页 2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0

书号 10019·3766 定价 2.10 元

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第一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天，开麦庄园女主人旺曲珍夫人，在紫塘举行武艺和歌舞比赛。

早晨，通往紫塘比赛场的几条小路上，前往观看比赛的差民百姓三五成群地走在一起。他们脸上时有笑容，但更多的是愁苦。他们高兴的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愁苦的是汉人共产党要来西藏的风声越来越紧。他们边走边议论道：

“咳，汉人共产党，我们没有得罪他们，干嘛来打搅我们？”

“达赖喇嘛会知道的，他是京热斯^①。”

“听说汉人共产党吃人，人肉那么好吃？他们是什么物种变的？”

“什么物种？说不定是鹰，兀鹫，想把灵魂带上天，飘游飘游。”

.....

“哎，今天主持比赛的是谁？”

^① 观世音菩萨。

“还能有谁，开麦宗本^①。”

“不，我听说才旺曲珍夫人要来，开麦宗本要听她的。”

“她是第一次公开露面，有好看的。”

“听更波^②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漂亮女人，头象菩萨，脸象月亮，柔软的身子，细细的腰。你看见她准会发呆！”

“去你的，再鲜的肉我也不会嘴馋。”

“这么说，她样子迷人？”

“不光是样子，还听说才智过人，学问很深。”

“但愿菩萨长着眼睛。”

紫塘比赛场很大，方圆四五里，处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坳里；三面环山，山姿峻峭；一面临着柳树林和庄稼地。平坦的赛场上是绒毯般的寸草。草地上有细沙、羊粪、牛粪和马粪。十几个男女差民，把一块块湿牛粪和湿马粪捡起来，装在粪筐里背出去。两排高大的柳树前面，搭着几顶宽大的白布帐篷。帐篷的边沿和顶子是蓝色的图案和花纹。正中的帐篷里铺着地毯，上面摆着桌椅和茶具。

阳光象金子，天空更蓝，山色深褐，赛场变成了水洗过一般干净、明亮。数万名观众熙熙攘攘，在赛场上各自找亲戚朋友拥抱或握手寒暄。管事们在撒白灰划比赛圈子，整理武器。各庄园来的赛手们打扮换衣，摩拳擦掌。

太阳升到一丈多高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

① 相当于县官的职称。

② 身分类似村长。

在远远而来的一队骑马人身上。因为那里面有拨动开麦地方日月星辰转向的才旺曲珍夫人。大部分差民百姓还没有见过她。

才旺曲珍夫人三年前从国外归来，接替一年前死去的丈夫土登晋美的管辖权力。土登晋美是个柔弱的男子，四品官衔。他和才旺曲珍夫人虽生一女，但没有活下来。才旺曲珍本来可以常年住在拉萨的官邸里，但因她有自己的打算，便成了开麦地方闻名的守庄园夫人。

马队近了，聚集在赛场上的数万观众立刻安静下来，按照接待自己主人的古老礼节，男的把袍袖披在肩上，解下头上的辫子；女的放下长袖，捧起膝前的围裙；男女自动地分成两行，一条宽阔的欢迎大道直铺到马队跟前。

马队前面是四个衣著华丽的年轻男仆，各背一枝崭新的英国步枪。接着是穿黑袍的大管家尼玛凯珠。后面是穿一身粉红色的贴身婢女姆弟巴桑。才旺曲珍夫人骑马走在中间，在她的身后是警卫亚节和一大堆男女仆人。

突然，才旺曲珍夫人顿一下马缰绳，脚尖点一下马肋，跑出了队列。这个举动象一只鸽子腾空而起，朝蓝天冲刺，使所有人都惊奇了。因为她打破了贵族妇女出门时稳重慢行的常规。

才旺曲珍夫人又突然勒住马缰绳让马停下来，随即赛场上暴发出一阵“啧啧”的赞叹声。人们发愣起来，有的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呼吸。这时，才旺曲珍夫人又纵马跑起来。紫色的披风在她身后扬起波浪，快慢及色彩象蝴蝶在

飞舞。

才旺曲珍夫人年已四十，还象个不到二十岁的性格活泼的小姐。这在有钱人看来，她不免有点放肆。而才旺曲珍夫人想让人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她只不过把自己在英国生活时的骑马习惯稍稍露了一点而已。

马道被开辟得更大。人们要涌过来欢迎才旺曲珍夫人。然而才旺曲珍夫人的举动又与人们的想法截然不同。她跑到差民跟前就把马停下来，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推了推前额上的帽子。几个献哈达的差民急上前来，把哈达披在才旺曲珍夫人的马脖子上，然后祝福着退去。才旺曲珍夫人点点头，平静地说：

“谢谢，谢谢你们。”

差民们的好奇还没有结束，因而没有什么热情的欢呼，而是把目光集中在才旺曲珍夫人不寻常的穿戴上：

微微仰起的头上戴着一顶有黑色丝带的乳白色英国礼帽，头发浓密、松软，在脑后扎成一束，显得年轻、高雅而又漂亮。身穿银灰色缎子长裙，内罩天蓝色开领绸衫。整个衣着不肥不瘦，显出颀长而优美的身姿。脚上是一对样子乖巧的麂子皮高跟鞋。胸前的装饰却很简单，不是玉、玛瑙和多边的小银盒，而是一副小巧精制的珍珠项链；项链下端缀一颗闪闪发光的深蓝色宝石。围裙质地高贵，但色泽淡雅，显得落落大方。当才旺曲珍夫人取下脸上的一副大墨镜时，一部分差民如同看到了白度母菩萨，情不自禁地叩首跪拜，嘴里念起六字真言。



才旺曲珍夫人白皙的脸上，有一对舒展而又敏锐的眼睛，眯眼之间，给人以深沉而又机敏的感觉。秀长的眉毛使她显得很文雅；热情而富于表情的嘴唇上抹了一层淡淡的口红。

才旺曲珍夫人环视了一下阳光普照的赛场，立刻感到有色眼镜外的世界是灰蒙蒙的，人们都显得很疲劳，而且穿戴都很脏腻——不是积着汗渍的脸和手，就是沾着灰尘和油垢的袍子。而所有这些人仿佛不是当今文明世界中能够合法存在的，而是一群象征着原始粗糙，头脑简单，早该被生活淘汰的“劣等人”。那么，这些“劣等人”如今会有什么创造呢？除了表示安守本分、聆听演说和教海外，那就是只会使用木犁和斧头。跟西方的农民相比，相差几个世纪。才旺曲珍夫人眯起眼睛。目光是轻视的，仿佛看透了这个贫穷而又落后的世界。她愤愤地把手里的墨镜往膝盖上磕了一下。

人群在往前拥，他们要看一眼才旺曲珍夫人的尊容。几个管事挥动手中的鞭子，大声训斥着不许靠近，差民们才慢慢静下来。

才旺曲珍夫人看到这些愚昧落后的人们，自然地想起在英国和法国上层社会所看到的那些标志着上等文明的笔挺衣领和白色手套，还有那标志着发达社会的电灯、电话和电影，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过，才旺曲珍夫人所以要抛弃国外的一套“高贵”的生活，那是因为庄园始终在她心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她若不能为本民族做出贡献，就觉得

辱没了自己的尊严。……

人们在议论，声音象风吹沙子。才旺曲珍夫人扫视着一对对发光的眼睛，突然感到自己置身于一种复杂的带乡土气息的“闹市”中了。

开麦活佛和开麦宗本的两队人马走过来。马蹄扬起一股灰尘。远远看去，灰尘象升腾起来的热气，飘向空中。开麦活佛身披暗红色袈裟，头戴遮阳的船型帽，骑着一匹黑色骡子。开麦宗本穿着黄袍马褂，头戴圆盘的官员帽，也骑着一匹黑色骡子。

在帐篷里休息片刻后，才旺曲珍夫人脱下礼帽，手拿一串佛珠，走出帐篷，来到差民百姓跟前。她的样子温柔，脚步轻盈，脸上笑容可掬，眼光里含着慈祥。年轻的差民们十分仰慕她，不是出神地望着，便是弯腰伸舌“啦、啦”地敬拜。才旺曲珍夫人大大方方，声音甜润地说：“不必，不必。”那些上了年纪的规矩人则把眼神收放在自己脚上，不敢抬头，两手平展地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等才旺曲珍夫人从身边走过去。见到富人家的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才旺曲珍夫人就停留下来，问这问那。遇见小孩，她摸摸手，或者抱一下，祝福一番。富人、商人们更加敬仰她，几乎是捧着她的裙子请进帐篷，给她献哈达敬酒，希望她今后“多多关照”。才旺曲珍夫人无论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颂扬声——“贤明的夫人”、“高贵的太太”、“英明的女主人”、“活的白度母菩萨”等等。可是，她不信今天没有狡诈的人。过去有人骂过她的丈夫，甚至想杀死她的丈夫。她想听到对她的恶毒咒骂。她想

看到站出来能跟她斗的人。

为贵夫人安全担心的大管家、姆弟巴桑、亚节，从中央帐篷走出来，分别去找才旺曲珍夫人。

大管家是长脸，五十岁，额面上有两道皱纹。鼻子大，嘴唇薄，眼睛有点鼓。他喜欢沉思，喜欢发怒，喜欢女人。不过，他有一种叫人佩服的本事，那就是让手下人服服帖帖，不敢乱来。在他的生活中，最大的嗜好是抽鼻烟。早晨一起来要抽鼻烟，晚上睡觉前要抽鼻烟。他的带红黄格子的氍毹手绢里擤留下来的鼻涕，发黑、发酸、发臭，很难闻。他曾是土登晋美老爷手下的二管家，大管家是开麦宗本^①，按照土登晋美老爷的遗嘱，如今他升任大管家。才旺曲珍夫人对他不贬也不扬。亚节是他物色来的，体格强壮，能吃能干。把一个宗政府^②押起来的囚徒变成警卫，正是大管家一手操办的。

姆弟巴桑年龄十七，有一张椭圆的很漂亮的脸蛋。她的身材对不少男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苗条，而且充满青春的活力。

姆弟巴桑原名叫其米巴桑。改掉前面两个字，曾有一番来历。一个过往的大商人曾看中了她，愿拿出五千两银子买她做老婆。可是才旺曲珍夫人冷笑道：“你如果能用珍珠把她裹起来，你就背走，否则你只能在梦中去求。”藏语的珍珠叫姆弟。从那时起，“其米”变成了“姆弟”。

① 即县长。

② 即县政府。

姆弟巴桑出身破落贵族，才旺曲珍夫人见她漂亮，便收养她做了自己的干女儿。但姆弟巴桑不愿意闲吃闲坐，这才变成贵夫人的贴身婢女。姆弟巴桑聪明能干，跟其他佣人之间的关系也和睦。但是，爱慕她的年轻男人没一个讨得她的欢喜，好象她是个对男性不感兴趣的怪姑娘。不过，她从来没有用恶言去中伤任何一个男子，而是以她的温柔和有分寸的接触，使人敬而远之，爱而不能接近。

大管家在差民中首先找到才旺曲珍夫人，弯下腰，把声音放低说：

“请夫人回帐篷，比赛就要开始了。”

才旺曲珍夫人偏起脑袋，随意地打量着大管家的眼睛。阳光把才旺曲珍夫人的面容照得洁白柔润，多姿多彩。大管家似乎被一种美感诱惑了一下，突然变得慌神儿起来。才旺曲珍夫人的嘴角飘起一丝淡淡的微笑，随即把眼睛一闪，瞄着大管家恍惚的眼神，说：

“你主持比赛吧，我是来玩的，你看我今天有多高兴！”

“是的，夫人，我听您的吩咐。”

“你先去吧，我跟着就来。”

“是的。”大管家答应着，但没有走开。

大管家还没有摸准贵夫人的脾气，这是因为一个住在林园里，一个住在庄园楼里。贵夫人平常不叫他来谈琐碎事情。他也不敢借口到贵夫人眼前去闲扯。他曾有过亲手摸摸才旺曲珍夫人的身子，把她勾引到手的企图。可是，他知道才旺曲珍夫人并不象普通的女人那样好对付。因此，

他常常处在戒备和惊恐的状态，不敢轻举妄动。

姆弟巴桑跑来了，亚节也跟着来到。姆弟巴桑“哩”地吐一口气，双手抱住贵夫人的一只手，说：

“太太，您太随便了，偷偷溜出来，出了事，谁担当得起呀！”

贵夫人摘下墨镜，淡淡地笑着说：

“我又不是掉在地上的珍珠，还怕别人捡去？看你傻得，还没有人跟我结仇呐，能有什么危险？”

姆弟巴桑撒娇地斜视一眼，把脸贴在贵夫人的手臂上，说：

“人家都说您很漂亮，要是强盗来了怎么办？您能对付得了吗？”

贵夫人笑起来，笑得十分动人，笑完后说：

“要是真有敢抢走我的强盗，我就嫁给他！”

姆弟巴桑睁大眼睛，伸出舌头，她无法理解贵夫人的这种充满野性的性格。

大管家勉强陪笑；亚节幻想着什么，眼睛发痴，紫黑的脸盘象一块刚烧红的铁。贵夫人晃了一下手中的墨镜，对入迷的亚节说：

“你不请罪吗？警卫到哪里去了！你是一头勇猛的豺狗，可警觉不如豺狗，豺狗比猫还精，你差得远哩！”

亚节清醒过来，急忙低下头：

“太太，我请罪。”

围着比赛场地的人群，变成了一排排人墙。贵夫人的

帐篷两旁和背后，站着一些警戒的男仆。部分观众的目光，可以投到贵夫人的帐篷里。帐篷里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人们小声的议论。今天的比赛内容，是贵夫人在半年前定下来的。有算术、马术、刀术、打靶、斗牛，还有歌舞比赛。

贵夫人曾有挑选人材的打算，挑出一些有智有勇的年轻差民，训练一番，或留身边，或送国外，以便开创自己的事业。她在国外经办了几个工厂，但本族人很少在那里工作。勾心斗角和激烈竞争的社会，使她常常感到势孤力单。如果有一批经过训练，又是廉价的劳动力，忠于企业的仆人和帮手，那么，她的资本、事业将会有大的进展。可是今天，她还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办这件事，这是因为噶厦政府最近来信指令她选派五十名有武艺的青年去拉萨，要补充噶厦军，去对付即将进军西藏的解放军。她一想，觉得这是一件大事，西藏若是被共产党占领，她的财产和利益也将毁于一旦。

大管家把五个庄园选拔来的一百多名比赛武艺的年轻人，集中在一个普通帐篷里准备进行训话。各庄园的负责人向大管家呈递比赛人员名单和每个人参加比赛的项目单，请大管家过目。大管家一边点名，一边扫一眼应点的人，最后两个不符合形象要求和服装要求的年轻人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一个十九岁的桑青牧场的年轻人也差点被取消资格。因为他没有换上新衣，而且精神也不振。但因有人夸他武艺高强而勉强被留了下来。

这个年轻人，短发浓黑，眉毛飞扬，两只大眼睛微微发蓝，很象活泼的獐子的眼睛。宽阔的前额，能让人遐想到平坦的草原。圆润娇嫩的鼻子和嘴巴带着女孩子的秀气，一张泛着红光的脸上，印着太阳和风雨磨炼过的影子。

“强秋坚参，这是谁给你起的名字？”大管家看着名单，审查似的问这个年轻人。

“强秋坚参”不是一般的姓名，它带有浓重的格鲁派佛教信仰的色彩，十四世纪帕竹王朝霸业的创始人就叫强秋坚参。

强秋坚参似乎不习惯在这种场合回话，两只眼睛羞涩地迟疑了一下。但很快镇静下来，说：

“师傅起的。”

“你的师傅？他叫什么名字？”

“叫占堆。”

“嗯，他想叫你出人头地！”大管家把隆起来的嘴巴往上推了一下，“这名字得改，你不配。”大管家没往下训斥，冷冷地扫一眼浑身上下透出穷气的强秋坚参，然后命令似的说，“快去换衣服！”

强秋坚参没有回答，眯着仿佛在思索的眼睛，往旁边退去。

大管家站在赛场中央，一手叉腰，一手比划着宣布：

“所有差民百姓静耳细听：我们的救星才旺曲珍主人光临紫塘赛场，给大家带来了幸福和荣耀。今天的武艺比赛，男子汉们要拿出自己真正的本事，来说明自己不愧为男人，